

绵延的山峦,如女子弯弯眉峰。原本混凝土般坚硬的山体,风蚀、雨剥、冰冻、树根楔劈,如中了岁月的化骨绵掌,渐渐酥松多孔。又经枯草落叶腐殖成肥,山便有了陆羽笔下“好茶生烂石”的天然环境。古语说:“山为茶骨,雾是茶魂。”上午九点前,莫干山往往被白茫茫的雾气笼罩,寒津津的水汽渗枝透叶。严酷环境长期历练,高山茶的抗逆性较平地更强,茶品也更出众。

老潘正在采下一叶一芽鲜叶,炒制成条索纤秀、细若莲心的黄芽。沸水冲泡,茶芽如鸟舌尖俏,茶汤散发出馥郁的兰香。虽比山外的春茶晚十来天上市,但不缺像我这样甘愿等候的茶客。

三十年前,老潘还是小潘时,就有了“以山兴业”的志向。承包村里的荒山,一锄一锄翻垦、平整,栽下茶苗。最初那五年,只要天不下大雨大雪,人就在山上。早上出门淘一罐米,毛竹筒就地挖坑焖饭,回家的工夫都舍不得耽误。手心开满了茧花,说不清是学炒茶时被铁锅烫的,还是锄头柄磨出来的。欣慰的是,茶林如蟠龙一条条在山间扭结、盘踞,日渐生机盎然。开荒挖出的兰草,移栽到茶林边,春茶冒芽时,恰好春兰吐香。老潘笑得得意:“我家的茶有兰花香,说不定是花香熏出来的。”

老潘坚守手工炒茶,觉得机器炒出来的,像印刷的书法一样没灵魂。今年年初,老潘的民宿开张,他在文旅公司做研学讲师的儿子,带了好几个孩子来茶园。大家提着竹小竹篮,像出笼的小鸟般扑进茶丛。儿子还和朋友一起在民宿做黄茶软欧、抹茶蛋糕、慕斯杯。老潘看着很欣慰。此前还为儿子不想学炒茶沮丧,如今明白儿子在用自己的方式,让更多人了解茶、爱上茶。至于传承手艺,“江波逐浪去,自有后来人”——此时的

另一处茶山,老康正手把手教儿子康明杀青。点燃柴火,老康取一块毛巾,把铁锅内壁擦一遍,原本暗沉的锅壁随着升温变得乌黑光亮。“温度过高,茶叶容易爆焦;低了,青草气去除了,叶底还会红变。”看铁锅已冒青灰热气,老康将手背悬在锅面约十厘米高处探了探:“手背感觉发烫,皮肤微微紧缩,这温度就成。”说着,手腕一转,竹箩准备好的鲜叶倾入,随着“哗啦”声作响,他的手已伸进锅。拇指按在中心,其余四指呈扇形散开,顺着锅底往上托,鲜叶在掌心堆成小丘,翻升、抖散,茶青在空中打个旋,纷纷落下的同时,老康的手已复位,手掌再次飞快地往锅里扒拉。

康明站在旁边瞧得专注,两只手在空中模仿着。“230C、170C、150C,三个阶段分别炒3、4分钟。”听着老康的要诀,康明说出困惑:“这个温度还变化怎么测得准?”老康微抬下巴,自豪地伸出双手,“手是最灵活的测温工具。”那被茶渍熏染的掌纹,粗犷如拓印的木刻版画。康明的手,触及80℃的叶温就像触及锋芒,指尖碰到锅壁就如胡蜂在蜇,一天下来,“杀青”要来过火,要么有青草气,怎么都达不到要求。一日日下来,康明的掌中终是由水泡变为一层薄茧,像戴上了护甲。

康明学的是农业生态学,希望学到的知识能用在家乡的山水中。生物防治虫害、茶山架光伏板……学炒茶,是获得父亲认可的第一步。这不,父亲已同意只用人工给茶树除草,今年还用上了无人机鲜叶,缩减运输造成的颠簸和闷压。

青春的热望,正在为茶山,注入鲜活的生机。

### 七夕会

置于我面前的一件罗汉松盆景,虽饱经沧桑却依旧难掩昔日的风姿绰约。这是一件传统的两弯半狮式盆景。这款式曾经盛极一时,让通派盆景跻身全国八大流派之列。其造型严谨,讲究技艺规则,主干两弯半;侧枝、背枝用棕丝蟠扎成馒头状的片层,错落有致,层次分明;结顶呈半圆形。整体庄严雄伟,神似雄狮,威风凛凛。

这件盆景是我的新邻居朋友的收藏品,30年来从未整饰,如今已是蓬头垢面。朋友嘱托我自由发挥,二次创作。我仔细端详,觉得没有必要恢复其原有造型——只有那些属于经典的精品才值得修整,送进博物馆收藏留念。盆景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,其生命力在于不断推陈出新,与时俱进。于是,我大刀阔斧、干净利落地将一百二十厘米高的树干连同枝叶舍去一大半,只留下一个坐地弯。再次审视,斟酌,感觉树体仍然嫌高,主干并不粗壮,与繁茂的枝叶之间存在违和感,就又锯掉十厘米,只剩下四十多厘米高的树桩。朋友

### 总把新桃换旧符

于锐

有些不舍而心痛。殊不知,盆景艺术中的树木有别于旷野和绿化自然树木的审美。现代雕塑之父罗丹有名言:“减去多余的部分。”这是艺术的减法。何况,树木盆景被许多人称作树桩盆景,缩龙成寸、小中见大才是审美的精髓。

我就在这狮式盆景两弯半中仅剩的半弯上做文章,力求集中而不涣散,紧凑而不松懈。结构上,单枝结顶。侧枝有大有小,或长或短,左侧态势收敛,则可走马,古拙而隐忍;右侧一大飘枝自顶部转折跌宕而下,似仙风道骨的老翁滑崖,反身以背撑地,苍凉里蕴含硬骨幽默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该树四周虬根裸露如蜿蜒盘曲的蚯蚓,有些还隆起,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历史的脉络,彰显出生命力的顽强。重新开坯改作只是起步,在以后的日子里,它将在紫砂盆中养精蓄锐,一日一爪,一岁一鳞,茁壮成长。待来日羽翼丰满,我将把它住它盘旋而错综的露根这个亮点,赋予“把根留住”的意境,题名已拟好:《不肯遗忘的——乡音》。

### 雅玩



郑辛遥  
民谚:歪树不倒,破船不沉,带病延年。

清明时节悼念逝者,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汉字“悬、县”两字与逝者有关。

悬(懸)的本字是县(縣,图一,金文),画面清晰构成是一棵树(木)的主枝干上有一条绳索吊着人头,那代替头颅的圆睁的眼睛表达死不瞑目。小篆县(縣,图二)省树(木),左边是一个倒置的“首(头)”字,并伴有弯曲的头发下垂,右边则是一个“系”字,同样描绘着“吊着头”的意涵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县,系也。从系,持果。”

中国古代此杀人“吊头”刑罚,有一词曰枭示。展开讲述,就是罪犯被斩杀后悬挂于树杆的首级,在城门口等处公开示众。旧时每个县城都有高高的城墙围起,围城皆有城门,多寡各县不一,四门最为常见,即东南西北各一门。有的县城有六门、八门,多者竟达十二门。但主城门是一个,在主城门口挂被斩头颅,就是枭首示众,以起到震慑警示百姓、彰显权威目的。这个恐怖的悬挂首级的县得到古时历代统治者的青睐,

传承到繁体正字縣(绳系倒首形还依稀存在),简化后的县不留旧时痕迹。

那么为什么“县”字在古代的含义与加心的“悬”相通?在中国古代文化中,南唐两位著名学者徐铉、徐锴二人在文字学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,人们称他们“大徐”和“小徐”。《说文》大徐本注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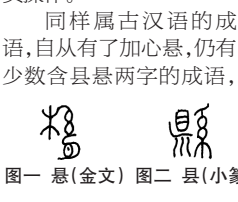
### “悬县”蒙蒙

徐梦嘉 文/图

县:“此本是县挂之本县,借为州县之县。今俗加心,别作悬,义无所取。”一千多年前的徐铉包括小徐都认为悬挂县作区域县仅仅是借用,千百年来历届学者也如此认为。字形蒙蒙,字义蒙蒙,都没有捅破窗户纸。

首级下增加了“心”字的“悬”,这一加心变化不仅强调了遇难者亲人在如此凄惨场景下,对泉土头颅的伤感悼念,或怕殃及自己而惴惴不安地悬着的心,而且也是全县居民人人自危的心情。源自“悬首”带来的县民“心悬”,由此借悬为州县之县是有道理的。今天小徐的我通过研究,试解悬字作为县城之县的原因,得出悬作县并不是古代二徐认为的“义无所取”的借用,古代汉字的借用往往非“义无所取”的无厘头操作。

同样属古汉语的成语,自从有了加心悬,仍有少数含县悬两字的成语,



图一 悬(金文) 图二 县(小篆)

我踏上了这块美丽且有文化的大地,古时称之为云间的松江。

我心潮澎湃,因为我要去祭拜他们,为了故土敢于献身的夏允彝和他的儿子,诗人夏完淳。

墓在小昆山之北。墓前南边现在是一大片稻田,稻田再南是那有名的被徐霞客称之为“西南万里行”起始段的走马塘。墓地前立一石坊,上面镌刻着老市长陈毅题写的: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。这里虽有青松绿竹拱卫,但还是显得有些萧条。整个墓区只有我孤身一人,为我开门的是一位值班老人。抬眼望着圆拱的墓地,那首“毅魄归来日,灵

星期天下午,正陪孩子写作业,忽然微信响了一声,我斜眼一瞧,是爸爸发来的小视频。他录了一个妈妈手机无法扫码的视频,问:“你妈妈手机不能扫码支付,什么原因?”

我瞬间想起自己小时候,遇到啥不会的,第一反应不是动脑,是张嘴喊“爸”。依赖这事吧,就像惯性——只有爸爸不在场,脑子才被迫转起来。

我和爸爸说,你等我一下,我马上过来。我们两家就隔一条街,平时买了新鲜吃食,端个碗就能送过去。我爸也经常来帮衬我,比如瞅准我女儿放学跳绳的点儿,拎着肉包子、水果就来了。

穿上风衣,刚准备出门,丈夫说,你问问看,会不会是手机摄像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?我一想,有可能,打电话问爸爸。说起这事,妈妈可能是有“前科”的。有一回她和老姐妹出游,那时她还不会手机支付,出门揣了张百元大钞,怕丢,灵机一动塞进手机壳里。结果到了公园,想拍照,镜头一片糊。回来很是郁闷,排查半天——发现是一百块钱严严实实挡住了摄像头。

爸爸依言检查,果然,手机壳后面塞了张白纸条,挡住了摄像头。抽掉纸条,扫码支付立马复活。那张白纸上写着妈妈手机号码。妈妈年纪大了,背不出自己的号码——这事我渐渐能理解,因为前一阵我妈也愣是没想起自己用的是iPhone几。妈妈是1955年生人,虽然年逾古稀,社交场合也不少,每次认识新朋友,妈妈还像个女学生似的,郑重其事掏

出纸条,报一报号码,仿佛这样就能顺利牵上线。这时爸爸反问:“你要告诉别人号码,直接用手机打过去不就行了?”

我一开始觉得我爸这话说得挺对,但是再一想,不对。物以类聚,万一妈妈想结交的新朋友,也是位对智能设备稀里糊涂的主儿,同样背不出自己号码呢?两个人面对面坐着,愣是加不上对方——这份苦恼,我越来越懂了。就像现在打个电话给商家,语音客服转到转去,死活转不到真人跟前,而我只不过想问他们几点开门而已。这越来越快的时代,是怎么让我们越来越说不上“人话”的?

想起女儿四五岁时,在小区花园遇见结缘的小朋友,想约下次一起玩。对方妈妈发了串手机号,她牢记得住了?于是我下次下楼前,她认认真真写了张小纸条,上面是我的号码,等见着小朋友,赶紧塞过去——这么着,总算加上了彼此妈妈的微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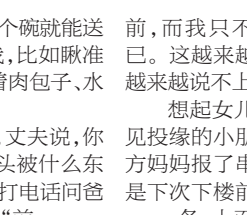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,像在白纸条上写号码这样的原始方法,我们还是需要的。这世上有一群运用社交软件非常自如的人:小孩手表碰一碰就加了好友,大人扫个码进群立刻开聊;另一类呢,无论在什么年纪,都历经坎坷,无法顺顺利利地做一些他人习以为常的事情。村上春树说,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,那里有撞墙破碎的鸡蛋,他永远站在鸡蛋那边;我想,妈妈就是鸡蛋,我得站在鸡蛋这边。于是我录了个小视频,教她怎么点开通讯录,然后在最上方找到“我的名片”,点进去就能看到自己的手机号码了。希望她下次能在新朋友面前露一手。

小翠是设计师,也是摄影师。但都不如另一个身份来得称当:旅行家。喏,我用字很小心的。“师”固然有敬意,可现在做饭的通称厨师,剪发的通称理发师,“师”跟“经理”一样,跟眼镜和文凭一样,早已深入下沉市场。“家”就不简单了。宝盖头像攒尖的天花板,还压得住一行、一派——“画家”(画师)、“x学家”(学者),脱口恭维之际,谁都要在心里称一称。

小翠的“家”怎么说呢?她的旅行不以次计。环游地球,不乏其人,而小翠像贴地的变轨卫星,胜在常年运行。到一个地方,长则两三个月,短则隔天就走。一看风土人情称不称心,一看机票酒店便不便宜——这是她的真本事。航路有疏,酒店有忙闲。比如一到三月,欧洲的价格是夏天一半;四月五月,南亚的海岛轮流打折。东南亚全年都能捡漏。所以小翠的旅行表上,既有长期计划的方向,也有临时变通的余地,浑如古代游宦的题

### 站在鸡蛋这边

陈睿映



边看边聊

旗空际看”在耳边回响。我似乎又听到了那刀枪的碰撞声,人马的嘶鸣声。当允彝自沉于河底,当完淳被押解南京时,《别云间》写出了他的无奈,更写出了他的慷慨。

今天的云间已是气象万千,只争朝夕。你看,不远处是氢科技绿色水稻示范区,再远一点就是一座现代化大米加工厂:江南水稻艺术观光园。轻轻一嗅,空气中都弥漫着稻的清香。步入观光园的大厅,米咖啡几个字吸引着了我。我要了一杯,稻的清香加咖啡的醇味,别有一番风情。一杯之间,品到了如今云间人民的创新和开拓。

陆岸

壁:“弥年但走马,终日随飘蓬”(岑参《安西馆中思长安》),只不过换种口气。小翠每天的功课,就是在各大航空、酒店、旅行社的网站上,还有小众代理的微信里,检索价格。懂科技的朋友说,这不是“人肉龙虾”么?彼可取而代也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于是叫“龙虾”抓取、比较,的确不难,唯独缺少历史价格,小翠仍胜一筹。小翠也居安思危,买了台电脑专“养龙虾”,既做帮手,也当对手。这点工夫要是用在投资,钱大概都不够她赚。谁叫人各有志呢?

### 旅行家小翠

陆岸

这艘精打细算,一位讲究的朋友不以为然。冒欧洲的春寒、南亚的雨季,一分钱钱终归一分货。小翠自有分辨:只要待得久,总能碰到好天气。而且天天风和日丽,有什么意思?好天气的美,也要挨过风雨才知道。但这几天她有点焦虑。人在罗马,订了四月初的机票,去阿联酋。平时闺蜜聊天,提到军事政治,小翠淡若翩外人;现在危及小翠的航班。如果这班取消,她打算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回上海,日后直飞科伦坡,也是两条价廉物美的线路。万一战事持久,少了中东的中转站,仅存的欧亚航线必定涨价。总之,现在的她,非常期盼世界和平。

### 七夕会

于锐

七夕会

